

老夫老妻

脚踏车不肯退休

□ 吴翼民

我 已经退休十余年了，可我的脚踏车不肯退休。车随人意，是没有肯不肯的，当然是不让其退休，于是我的妻子、女儿包括全家人都跟这辆旧脚踏车杠上了，视之为“仇敌”。

我跟妻子女儿说，你们现在这般嫌鄙我的这辆脚踏车，欲弃之若敝屣，也得想想当年脚踏车跟你们也是亲密相关的呢，尽管不是眼前这辆。妻子和女儿回答，不论是哪辆脚踏车，现在都不容于我们这个家，必须远离。我无言以对，只能拍着它的座垫叹一声：“我的老伙计哟，我不休尔，有人要弃尔，看来尔迟早要离我而去啊。”说着想着，心戚戚焉。

我们全家很早就跟脚踏车结缘了，我谈恋爱当口，教会了未婚妻骑车，双双“牛吃蟹”般骑车去郊外游玩，一路兴奋着也提心吊胆着，虽然有“马失前蹄”之狼狈，却多的是“春风得意”之快感。婚后我们都骑车上班，有一阶段她在影院上班，常有夜班，于是我骑车去接她，总在一座大桥堍相逢，两人会心一笑，像控双骥按辔并行，无论春风骀荡，抑或朔风凛冽，都那么款款落落，皆因脚踏车给我们以便利以温馨，双双骑着脚踏车，那是天下最惬意的美事。

女儿上幼儿园了，脚踏车成了我接送她的最佳坐骑，最有趣的是蒙蒙细雨中，女儿蒙在一挂天蓝色的雨披里，偶尔探出个小脑袋，两人便成了可趣的袋鼠。为解途中寂寞，我就一面蹬车，一面给她讲故事、算算术、猜谜语，我谓之这是脚踏车上的启蒙课

堂，日积月累挺丰富挺有收获呢。然而也发生过乐极生悲的囧事——一次父女俩正沉浸于交流的快感中，不提防车轮一滑，跌了个人仰马翻，痛且零乱，但爬起来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沾泥带水的，颇觉有趣，乃相对而笑。若干年后，女儿写了篇《爸爸的老爷车》，记录那段日子，非常真实动人。

后来我虽一度骑过汽油助动车和电动车，但最后还是回归到了脚踏车——这老伙计安全简易实惠，再说我活动的半径不大，足矣足矣。然而时势的迅速发展也令我萌生过遗弃它的念头，缘为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纷纷玩起了汽车方向盘，也想玩上一把呢。但兹念乍萌便被妻子女儿她们给扼杀了，理由是我骑个脚踏车还闯祸，遑说开汽车了，只待我油门一踩，全家的心都悬到半空啦。

家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，我骑着脚踏车也闯过好几回祸哩。一回大年三十，我骑车去买八宝饭，一路扫描着商家和民宅新贴的春联，品评着内容和格律，不提防撞着一位横穿马路的老太，赶紧下车送医院拍片检查，结果没有什么，但她拉着我横竖要赔偿，我花了一个月工资方始了结；还有一次我骑车过斑马线，冷不丁让一面包车给撞翻，后脑勺“噔”地一声，身子像散了架一般，竭力挣扎着爬起来，面包车司机要送医，我想到了诸多麻烦，挥挥手让他走了，遂推上车子一瘸一拐回家，回家后努力装出没事一样，恰巧次日有个去外地采风活动，我照去不误。晚上脱开衣服，同室朋友大吃一惊——我呀，整个背部淤血青紫，后脑亦然如此。直到一

个月之后青紫渐消，我才把这事告诉妻子和女儿，她们惊吓得把嘴都张成O形。

凡此种种，家里人都对我骑脚踏车有了恐惧的心理，何况现今我已年逾七旬，更缺少安全系数，所以他们都把我的脚踏车视作了必欲去之而后快的仇敌啦。我自然不会让脚踏车彻底退出我的日常，便来个虚与委蛇，说是我现在乘公交车都免费了，何必担心我再骑脚踏车呢？

好了，妻子和女儿已经几度向我的脚踏车签发“退休书”了，脚踏车可不肯退休。我使出“狡兔三窟”之策，将脚踏车转移停放到N个地方，让她们眼不见为净，一次次躲过了被抛弃的下场。

难忘字典

□ 赵韩德

父 亲的学历，旧时读到小学五年级。他喜欢买字典。——其实父亲是很想买书的，尤其是大部头的书。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讲，要“买齐”《鲁迅全集》，要“买齐”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，要“买齐”《二十四史》，再买一部《康熙字典》……

但父母亲收入不丰，维持一大家子生计是很重的担子。母亲持家甚俭，坚决反对把钱用在无关之处。她将课本之外的书，一律称为“闲书”。要想买“闲书”是没门的。父亲无力更无胆量把书们浩浩荡荡请回家。

于是转向字典，将爱好简约化。真的，还有什么书，能比字典更丰富、更权威、更准确、更耐看、更有知识呢？且能不声不响地掖回家。几十年后我们整理父亲的小书箱时，看到：六书通，金石字典，钱币字典，新华字典，英汉字典，汉英字典，隶书大字典，楷书大字典，唐诗鉴赏辞典，宋词鉴赏辞典，辞海……

父亲还把对字典的热爱，扩展到我们身上。凡学校老师要求购买的字典，父亲不但支持，更会情不自禁地

积极扩大配置。老师说字典A，父亲还要用他珍贵的零用钱为我们配一本B，——其实常常用不上。初中时，英语老师要我们买《中学生英汉字典》，不久，父亲喜滋滋地又送我一本《简明英汉字典》，眼睛里充满着孩子般渴望称赞的表情，弄得我尽管知道用不上，还是立刻装出欢天喜地的样子。

年轻时，感觉是一本字典即可打天下。这本字典叫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，初一语文老师规定买的，柔软的鲜红漆布封面。语文课时不时地组织查字比赛，我们把口诀背得滚瓜烂熟：“横一竖二三点捺，叉四插五方框六，七角八八九是小，点下有横变零头。”由于经常第一个举手，而且命中率很高，老师就委任我做语文课代表。

1968年我被分到农场。正值最荒诞的十年，不准看书，无书可看，看书甚至会惹祸。连长常常组织人查宿舍，翻床垫，搜书籍。在这干枯的日子里，忽而有一天，我收到一个极小极小的邮包，是父亲寄来的。打开一看，是那本红封面的四角号码字典。于是我常常在收工之后洗干净泥脚，一门

心思看字典。发觉字典蛮有味道的。上调之后，这本可亲的字典，加上《船舶轮机英汉词典》，伴随了我全部的职业生涯。

近两年，决心认真阅读古代经典。到上海书城买了《汉语大字典》。因为要对付《易》，‘四角号码’是明显不够用了。之后，又买《古训汇纂》，配合着父亲留下的《辞海》，与《汉语大字典》一起，用来对付《诗》。

《小雅·采绿》：“之子于狩，言輶其弓。之子于钓，言纶其绳。”言者，我也。《小雅·鱼藻》：“王在在镐”，“鱼在在藻”，一个“在”训“哉”，一个“在”训“於”。《小雅·宾之初筵》：“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邮。”“邮”训“过失”。幸亏了这些工具书们的帮助，否则我怎么读得懂。

特喜欢《汉语大字典》，每个字都配有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和隶书。它由三百余名专家历时十年完成；《古训汇纂》，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倾尽全力，耗十八年之功。

可爱的字典，令人难忘。

□ 赵全国

小 区门卫一个电话打来，说是有两个快递到了。原来是侄女阿玥给她父母快递了一个纸箱。

弟弟打开纸箱，见是三束鲜花——有百合，有郁金香。可能是近期快递小哥人手奇缺的缘故，快递途中被延误了好几天，所以那些花有些委顿，有几朵甚至枯萎。在不见天日的纸箱里闷了好几天，难免病怏怏。弟弟将它们整理、修剪后，错落有致地插进两个玻璃花瓶。经过一番打理，看上去有些悦目了。据说在花瓶里养几天，恢复元气后会更精神。

看着那两瓶情绪还有点低落的花，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侄女阿玥在朋友圈发的一条动态，说她在花商处订购了鲜花，不料打开包装箱大感失望，那些花开得很小，而且都弯曲了，质量很差，于是有些不满。后来话锋一转，反省了自己不该上线地抱怨别人，但很明显，她对那次快递鲜花确实不乏数落之意。

这事我就难以理解了，明知快递来的鲜花质量难以保证，却为何还要给父母送花？弟弟最了解女儿的心思，他告诉我，阿玥知道现在鲜花供应商处境也很苦窘，她能帮人家一点是一点，同时也能以此对父母表示思念和挚爱。我恍然大悟：她真的就是那样的人，别看貌似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其实很有爱心的。很可能，她不止给父母送了花，也给男方二老，甚至闺蜜送了花。

近两个月来，大家基本上都宅在家里，不免觉得有点乏味，见到这些花不禁心情大好，我还给它们拍了照。弟弟见我喜欢，就把其中一瓶花送给我。我赶紧将花瓶放在书案，与电脑相伴。有分教：春色毕竟挡不住，几枝花仙叩门来。

想到此，那瓶有些发蔫的花朵显得挺拔并娇艳起来，我还能感受到它们带着阿玥爱的温度。在不方便出门购物的日子，有快递真好！

□ 容安

老 妻最近买了四条小金鱼，我们家没有专门的鱼缸，就放在了盛字画的卷筒里。这下子可好，9个半月的小孙女天天都要跟金鱼做游戏呢。

起初，她让我抱着，探出小脑袋，瞅着不断摆动着尾巴的小金鱼，愣愣地出神。看着看着，她突然伸出手不停地摇晃，嘴里还“咿咿呀呀”地说着什么。一会儿，她又将一只小手捂在耳朵上，小脑瓜微微倾斜，做出要给小鱼打电话的样子；一会儿，又伸出一只小手，给小鱼表演平时玩得最熟的“好挠子（北方俗语，指小孩子频频攥小手的动作）”……

终于，她觉得这种“太空”表演不过瘾，或者是因为小金鱼感受不到她的热情，便使劲地挣着要下去，我把她放在地上，双手扶着她的腰部，她十分激动，将上身努力往“鱼缸”里探，一边跺着脚，一边“哇哇”地乱嚷嚷，然后又将刚才的那一套“节目”表演了一遍。小金鱼像是受到莫大的鼓舞似的，欢快地游动起来，小孙女便“咯咯咯”地笑出了声。

那天下班，一进门，我就问：“韵韵呢？”老妻赶快向我摇摇手，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，然后努努嘴。我蹑手蹑脚地移到客厅，只见小孙女正站在学步车里，歪着小脑袋，又跟小金鱼“打哑谜”呢……

与小金鱼做游戏，成了孩子的一门功课，也是孩子最开心的时光。

快递春光

聽雨觀雪品酒茶
讀書寫字種花草

书法 王云生作

与金鱼做游戏